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decorated with a sparse, abstract pattern of geometric shapes. It includes circles of various sizes, some of which are empty, and 'X' marks. These shape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page, with a higher concentration in the upper half. Some 'X' marks are larger than others, and some circles are solid while others are hollow. The overall effect is minimalist and modern.

谁是谁 暗夜里的 莹光

顾长安 /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是谁暗夜里的莹光/ 顾长安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168-1748-3

I. ①谁… II. ①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 009595 号

谁是谁暗夜里的莹光

著 者: 顾长安

责任编辑: 王 艳

装帧设计: ● lemon

版式设计: 李 松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字 数: 291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748-3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上篇 记忆以南，青春以北——

Chapter [1]	在我们遗忘之前	003
Chapter [2]	我在回忆里等你	026
Chapter [3]	爱是勇敢者的游戏	062
Chapter [4]	下个转角的别离	087
Chapter [5]	有一种堕落叫没有你	119

下篇 昨日非昨，今日是今——

Chapter [6]	我这样的坏人	139
Chapter [7]	也许爱情会变老	162
Chapter [8]	爱你是落幕的戏	207
Chapter [9]	谁是谁暗夜里的莹光	226
Chapter [10]	因为念念所以不忘	275

番外一	时光尽头的我们	292
番外二	再见，旧时光	302
番外三	故事未完（顾小炜）	308

上篇



记忆以南，青春以北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CHAPTER [1]

在我们遗忘之前

转学的第一天，童然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苏致宣。多年以后，她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

那一年的九月，十五岁的童然从母亲李云的车上下来，刚打开车门就碰倒了一辆自行车。打开车门传来震动的一刹那，同时传来了“哐当”的巨响。

和自行车一起倒地的是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瘦瘦高高、白白净净的。他穿着牛仔裤、白T恤，不是很强壮，但是有一张漂亮的脸。在夏天刺目的阳光下，甚至都看得到他脸上的毛细血管。

童然目瞪口呆地傻站在那里，看着那个男生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他的双唇翕动了一下似乎想要说什么，可看到惊慌如鹿的她时，只是抿了抿唇，一言不发地俯下身将自行车扶了起来。

当苏致宣跨上车正要离开的时候，童然才想起来去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她的一双眼睛盯着人看的时候有一种天然委婉的诚恳：“同学，你有没有事？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童然从那个新闻从业者的母亲口里听到过太多因交通问题引发的纠纷，所以她想她必须确认对方完好无损，不然肯定要给她那个省里小有名气的主播母亲带来麻烦。

苏致宣回过头看了她一眼，似乎并不领情，冷冷地说了一句：“学校大门前不能停车的。”

虽然苏致宣的态度是冷冷的，但是这句话本身却是很善意的忠告，这带给她一点点平静。

童然觉得李云其实就是个地地道道的“马路杀手”，但是李云还特别享受开车的感觉，简直就是对社会不负责。自己每次坐她的车，简直就像“舍命陪君子”，没出事那就是人品好。可人品是会守恒的，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她还是赶紧多攒点人品吧。

眼看李云正要在学校大门口违章停车，童然忙转过身跟她说：“妈，你回去吧。我自己进去就行了。”

打发走母亲，童然一个人走在陌生的一中校园里。这里，是爸妈口中的好学校，这里有全市最好的文科班。整个校园里都装满了希望，所以，父母也希望她能沾一点这里的希望。

童然不知道李云到底花费了多少工夫，让这个出了名难进的学校最后还是向她敞开了大门。可走在这个遍地精英的校园里，童然觉得自己很没有底气。

路两边的梧桐树里透出的斑驳的日光畅快地撒下来。脸上一会儿温热，一会儿清凉。心跳每分钟一百三十六下，童然搭着自己的脉搏一下一下数着。这是她从小养成的毛病，数自己的心跳。指尖感觉着脉动，很能安抚她紧张的神经。

走到高二（3）班的门口，这一天是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晴——童然一直记得。

彼时的童然满怀忐忑地站在教室门口，不知道要不要迈出那一步。不知道那些学习超好的人是什么样的，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她这个半路来的“降落伞”、插班生？

没有人注意到站在门口个子小小的她。早自习还没开始，教室里嬉闹声不断，这一点和她原来的学校没什么两样。

心里稍稍平静了一些。童然往教室里看了看，果然班主任还没到。她想，人性果然是唯一不以成绩好坏为准绳的东西。

童然拎着书包，踟蹰在教室门口。背后突然传来巨大的冲击力，她被人猛撞了一下，一个踉跄就摔在地上。

好友夏文在听说她要转学的时候，很郑重地跟她说：“你要小心，那些书呆子看着呆呆的，心里可坏着呢！他们最看不起靠关系进来的学生，给转学生下马威这是本校生给转校生的‘必修课’。”

对此“必修课”，童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没料到，下马威来得这么早。

“谁呀！好狗不挡道！”一个爽朗的声音在童然的头顶炸开。

无论是这个语气，还是这句话本身，都让她觉得尴尬无比——长了这么大，第一次被人说成狗。

童然打从心里认定自己是一个很淑女的女孩子，至少，在人前她总是摆出淑女的样子。所以，当被叫成狗的时候，童然觉得这个人触到了她的底线。

她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拍拍牛仔裤上的灰尘。转过身去，抬头看到了声音的主人。

那时候的顾小炜剃着平头，黝黑的皮肤，黑色的T恤，正目光直直地看着她。一双细长的眼睛是单眼皮，是韩剧里的男明星常有的样子，也是时下最流行的那款。

顾小炜至少高出她一个头，靠得很近，童然能清楚地看见他鼻尖上排满了细密的汗珠。虽然她试图送出自己最“恶毒”的目光，传达自己最高层次的愤怒，但那样一个仰视的角度在别人看来更像是在深情对望。所以，教室里响起了暧昧的起哄声和口哨声。

童然想，好学生的素质也不过如此。

“你没事挡在门口干吗？”顾小炜问。没有道歉，居然还有三分质责。

后来的后来，童然很认真地对顾小炜说：“你知道，当时我有多讨厌你吗？”

顾小炜挠挠头，露出洁白的牙齿，憨憨一笑，“那时候讨厌，现在喜欢就行了！”

童然在他的平头上使劲地一敲，“谁喜欢你了！”

顾小炜就傻傻地握住她的手，“我喜欢你，行了吧。”那表情，下贱又可爱。

但是，当时的童然，心里只有对这个男生的厌恶。她无法回答顾小炜的问题，也想不出什么话去指责他，确实是自己挡在了门口。所以她只好侧身给他让了路，然后退出教室，在走廊上等着班主任的到来。

顾小炜边摘包边往座位上去，推了推在座位上看书的苏致宣，“这女的谁啊，哪个班的？好像没见过。”

苏致宣抬了抬眼皮，然后接着低头看书，淡淡地飘了一句：“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早自习的铃声响了，走廊上穿梭的学生一下就消失了。长长的回廊就只剩下童然一个人站着。不一会儿，读书声此起彼伏地从各个教室里传出来。那些声音让她慌乱的心突然就平静下来了，“不就是来读书的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她想。

过了一会儿，班主任郑老师终于出现了。远远看到童然站在那里，很和蔼地走过去，领着她走进教室里。

童然被带进教室，教室的最后一排空着两个座位，她就被安排在那里。郑老师交代过，班里的座位是每周前后左右滚动换的，所以坐在那里都一样。

童然觉得没有同桌也不错。初到陌生的地方，最后一排的位置让她有一种安全感。

等她坐下后，郑老师向全班同学介绍说：“这位是我们班的新同学，童然。”

所有的目光“刷”的一下都集向她。虽然脸有些发红，但是童然还是抬起头，站起来迎着全班人的目光，顺便扫了班里一圈。

她这才发现，刚才撞到自己的冤大头就在她的前排，那个被李云车门刮倒的男孩子是他的同桌。哎……这个世界真小。

班主任在教室里巡视了一圈就离开了。这天早自习安排的是语文，语文课代表是个鹅蛋脸、杏仁眼的女生。

以童然的经验，人的长相可以相似，但气质却基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

同是鹅蛋脸、杏仁眼的夏文，她的气质是张扬不羁的——不论把她丢到哪里，都不能无视她。夏文虽然张扬，却并不逾越。而这个鹅蛋脸、杏仁脸的姑娘的气质，却是桀骜而清高的，是生怕被人忽视的感觉。后来童然知道了她的名字——姚遥。这个叠音的名字很符合她的气质。

姚遥从容地走上讲台，带着大家读书。

童然把课本从书包里摆出来。她人很瘦，但是手却是肉肉的，跟她的身材显出强烈的对比。

李云总爱摸她的手，一边摸一边念叨她手上的五个肉窝，“瞧，闺女，看你妈把你的手生得多好，这就是‘富贵手’，一辈子不愁吃穿，养尊处优……”童然就笑她，“妈你可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封建老迷信。”

读书声中，顾小炜转过身来问她：“你是从哪个学校转来的？”

童然当然没有跟这个叫她“狗”的人说话的打算，所以打开课本就开始跟着大家一起朗读。

“我说，你这个姑娘怎么这么记仇？我刚才也不是故意把你撞倒的，我给你赔不是了还不行吗？”顾小炜的脑袋一直扭着，独角戏一样地自说自话。

童然假装没听见，虽然装的痕迹很是明显，但是这好像更激起了顾小炜的兴趣，“哎，你怎么这么不友……”

“好”字还没说完，突然一道娇娇的声音带着冰冷的指责，从众人的读书声中穿过来，“后面的两个同学！你们能不能安静点？现在是早自习，大家都在读书，你们有什么话不能等到下课说？”

读书声都停下来了，前后左右的目光齐刷刷地扫过来。

童然这才觉察，这是在说她和顾小炜呢。她心里暗骂着顾小炜，“明明是在说话，关我什么事？为什么说我们俩在说话？”所以她又把头低了低，装作没听见。就像夏文说的，其实她就是一个“特能装”的人。

夏文是童然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天生丽质外加聪明绝顶。她们虽同年，夏文却高童然一级。夏文很小就开始跳级，本来还能再跳一级。但是自从她父母离婚

以后，就没什么人关心她的学习，跳级的事情就耽误了。

顾小炜却一点都不在乎被点名，笑嘻嘻地大声说：“我们这不算说话，这不关心一下新同学嘛，看看新同学有没有带课本。”

“那童然，你带课本了吗？”姚遥没有一丝热情地问。

童然觉得自己不能再当聋子了，只好点点头，轻轻“嗯”了一声。

“那好吧，请你把我们刚才读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背一下。这篇是老师布置的必背课文。”声音里有一丝挑衅。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下马威，童然想。

“姚遥，你怎么能跟新同学过不去呢。人家才转来，进度跟咱们不一样，都不知道有没有学过。”顾小炜摇着课本，懒洋洋地说。

这人是帮我呢，还是害我呢？童然腹诽。

姚遥瞪了一眼顾小炜。童然敏锐地从她的目光里读出带着感情的愤怒，还有一些嫉妒。但是童然也不能让自己就此跌倒在这个下马威之下，于是慢悠悠地站了起来，反扣住课本，双手轻轻搭在上面。

“邹忌修八尺有余，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

顾小炜说，那是他第一次听她开口说话，抑扬顿挫的语调，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声音不算大，却每个字都那么清晰地让大家正好听到。声音悦耳，不像普通的女孩子那样的尖细。柔美里带着甜腻，却又不是妖娆的甜腻。总之就是，声音太好听了！

童然微笑地享受着他的赞美，他哪里知道，当别的孩子每天拿着冰棒、喝着可乐的时候，她正被李云逼着，含着满口水练习“一个蚂蚁搬一粒米，两个蚂蚁搬两粒米……”。童然自打记事起，就知道爱护嗓子绝对跟爱护自己的脸一样重要。

童然背完书坐下，顾小炜又转过身来，很谄媚地说：“你的声音真好听。”

虽然被太多人夸奖过，但是第一次被一个年龄相当的、还挺帅的男生赤裸裸地夸奖，童然还是觉得有些羞赧。童然目光落在课本上，继续假装没听见他的话，心里却有

一丝莫名的快乐。那时候的童然并不知道，那是毒舌顾小炜有生之年第一次夸一个女生。

童然低着头佯装翻书，顾小炜依然扭着身子看她。虽然那时候的他并不觉得这个姑娘有多么的美，可是配上那样的声音，怎么突然就觉得她还挺招人看的呢？

苏致宣在顾小炜身上拍了两下，冰冷地说：“还不回头，害得人家还不够？”

声音不大，童然也听到了。这个声音落在她耳里，她想，这个男生的声音真好听。这大约就是李云所谓的“有磁性”吧。

好多年过去了，童然仍然经常梦到第一次遇到顾小炜的场景，好像是昨天才刚刚发生一样。但是睁开眼睛，当童然看到了贴着吴彦祖警装制服海报的天花板，她才想起来，高中离她那么远了。大四都快过完了，顾小炜当警察也快两年了。

室友林秀晒完衣服从窗边走过来趴在童然的床边笑，“童然，你怎么又背起邹忌了？本来高中的课文我都忘得差不多了，总听你说梦话背这段，我都能背出来了。”

童然坐起身来，“那还不感谢我啊，帮你巩固文化知识。每天受着我梦话的熏陶，说不定能给你这个数学系的熏陶出一个诺贝尔奖出来。”

林秀露着她好看的牙，一阵乱笑：“说说，你到底是跟这篇课文有多大仇啊，隔三岔五地背一回？”

童然翻身爬下床，窗外艳阳高照，寝室里的女生们都和男友们约会去了。她和林秀是本寝室仅剩的两个周末不约会的人，所以每到周六、周日都会睡到中午。

听起来挺颓废的，但童然大学的前两年是非常勤奋的。她每个周六日早上六点不到就会准时起床，迅速穿戴整齐后就会去和顾小炜碰头，再一起去某广告公司提广告单，然后一起在这个城市人流量最大的地方派发广告单。有时候是在某商场前做活动玩偶人，给某些产品做现场推广。他们一起吃几块钱一份的路边盒饭，然后下午两点半她又会骑车去东城区的一个初中孩子家里给他补习英语。

顾小炜周日的时候在一家健身俱乐部里当跆拳道助理教练，童然就蹭着在俱乐部里蒸桑拿。很多时候，她都是睡着在更衣室里。

其实童然一点也不需要钱，顾小炜更不会要她的钱，她只是为了与他一体会同甘共苦的感觉。她无法想象，当他在为家庭奔波的时候，自己却窝在大床上吹空调看韩剧。

有一次，夏文千里迢迢地从B市来看她，在学校里等了半天都等不到她。最后在室友的指点下，夏文才在步行街找到她。当看到毒辣阳光下晒得黧黑的童然的时候，夏文哭了，她说：“童然，你怎么这么作践自己！”

童然把她推到一边，很怕这话让顾小炜听到。她打趣自己说：“你看，我不是挺好？你说我从一个过着寄生虫生活的孩子，变成一个热爱生活的劳动少女，有什么不好的啊？”

夏文擦了眼泪，有点恨铁不成钢地说：“你妈看着得多心疼。”

听她这么说，童然的心开始疼了起来。她对不起李云，辜负了她深厚的寄望。她为了一个男生，放弃了李云给自己铺就的黄金大道。她偷偷改了高考志愿表，把自己留在这个城市的一个三流大学里，只因为这个学校和顾小炜的警校仅有一街之隔。

但是童然还是不能把这些心疼摆在脸上，因为如果顾小炜看到了，他会比她更难过。童然不想看到他难过。生活已经给了他太多的痛苦，她觉得，她得让他快乐。

从顾小炜他爸出事的那天开始，他就不再是高中时候那个神采飞扬的男孩子了。他把从前闪耀的骄傲埋在心里，把那些浮夸的、张扬的一切都藏起来。最开始知道她为了自己改了志愿的时候，顾小炜有半年时间都没和她说话。

他说：“你真让我失望。”

童然说：“对，顾小炜，我就是没出息，让你失望了。所以，你不能让我失望。”

他把她拥进怀里，看着她拼命地哭，眼泪鼻涕大把大把地擦在他的警校学生制服上。

因为经常训练，顾小炜的肩膀更加宽广，皮肤更加黝黑。好像从一夜之间，他从一个男孩儿变成了一个男人。

林秀问童然：“你下午干吗去？你的警察叔叔今天不来？”

童然摇摇头，“不来，他忙得很呢。”

顾小伟和童然一直过着一种“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的生活。他毕业后刚参加工作，主动要求做巡警，常常夜班。他总说他必须得好好表现，努力存钱才能……顾小伟后面的话就不说了，看着童然嘿嘿地笑。那样简单的笑，让童然好像又看到高中时候的他。

曾经说话口无遮拦的男孩子，变得很含蓄。童然揉了揉他的头，“真不习惯你这样。”

顾小伟问：“那我原来是什么样的？”

童然想了想，最初的顾小伟是什么样的？她还真不记得了。因为那时候她根本没注意过他，甚至说对于他只有厌烦。可是，是从哪里开始变得不一样的呢？

童然记得高二文科班的日子就那样平平淡淡的，大概由于她那张看上去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脸，朋友也没几个。

其实，她只是不太善于跟陌生人交流，而对熟悉的朋友绝对是非常热烈开朗的。夏文说，童然就是那种闷骚又会装的女生。

从前的学校离家很近，走路上学也就十几分钟的事情。转来一中后，童然不得不开始每天骑着自行车上学的生活。遇到下雨的时候就坐公交车，或者干脆叫出租车。她向来没什么运动细胞，很不能适应下雨天的路面，实在是在雨中骑车摔倒摔怕了。

有时候雨下得太大，童然中午会待在学校不回家。在学校后门的小餐馆里，随便买个盒饭，或者叫个炒饭炒面什么的，也就凑合一顿了。她一直都是一个人，不太能融进这个学校已经存在的小圈子。

那一天，童然撑着伞，走在安静的午后的校园。突然一辆自行车飞驰而过，水花溅了她一身。她低头一看，小腿都湿了，裤子粘腻腻地沾在腿上。

骑车人“嘎”的一下，刹了好久才把车刹住。“同学，对不住，对不住。”

雨衣里冒出一张很有朝气的黝黑的脸。

“顾小炜，你故意的吧！”童然看到那张脸，新仇旧恨一股脑儿地涌出来。

顾小炜赶紧下车，赔着笑脸，“哟，对不住！我还真不是故意的。真是没注意，要不我给您擦擦？”说着马上做出下蹲要去擦的样子。

童然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几步，涨红着脸气道：“谁要你擦了！”

雨下得很大，顾小炜的雨帽也没带，就那样淋在雨里，头发很快就湿了。

童然觉得他处处针对自己，但是看着他被雨淋的样子也硬不下什么心，“算了算了，你快走吧，雨下大了。”

童然在心里叹气，“算了，不用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她只好这样说服自己。

“嘿嘿，您还真是菩萨心肠啊！回头我请客，给您道歉哈！”跨上车，顾小炜溜烟地就没了人影。

童然很快就把这事情给忘了，好像顾小炜也忘了。他偶尔转身过来借铅笔、橡皮、纸什么的，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童然从没觉出顾小炜道歉的诚意来，当然也不奢望他能做出什么道歉的举动。

生理期是童然最郁闷的日子，大姨妈带来的腹痛常让她难以忍受。今天肚子疼得尤其厉害，饭也不想吃。童然只喝了口水，便趴在桌子上犯困。教室里静悄悄的，就她一个人，同学们都回家或者买饭去了。

突然有人在她肩上拍了拍，“咦？你今天不回家？”

童然好不容易才睡着，却突然被人叫醒，一同醒来的还有来自腹部的痛感。她心里已经很不痛快了，半眯着眼睛瞥见顾小炜一脸阳光地望着自己，没来由地更不快活了。

童然没好气地“嗯”了一声，并没有搭理他的意思。换了一条胳膊继续趴着。

“那你吃了没？”顾小炜好像来了兴致，俯身凑过来问。

“没有！”

“走，请你吃冰淇淋去。”